

青海地方历史长篇小说

河湟

巨壁

青海人民出版社

陈华民 著



走諸寬安伯然金城浩賢人已其先蓋出白少晴唐炎之陰伯翳仁皇亂自夏商
文叙同吳豎霸正夙為晉謀佐國十嗣建靈建魏國氏焉
子聖為竟大去身中斯成長討暴有必

青海地方历史长篇小说

河湟 巨擘

陈华民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河湟巨壁 / 陈华民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5.8

(青海地方历史长篇小说)

ISBN 978-7-225-05000-3

I. ①河…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0016 号

青海地方历史长篇小说

河湟巨壁

陈华民 著

出 版 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0971)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 6143516 / 6137731

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11.37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5-05000-3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MULU

引 子	1
第一章 河湟战云	3
第二章 未雨绸缪	33
第三章 幽谷奇谋	63
第四章 喋血破羌	89
第五章 悲情孤旅	115
第六章 游学畿辅	149
第七章 赤子归心	173
第八章 湟水抒怀	205
第九章 汉羌山寨	237
第十章 敦睦河湟	271
第十一章 父子情怀	299
第十二章 三老不朽	327
尾 声	353
后 记	360

引 子

公元1942年，在饱受屈辱和欺凌的中国大地上，烽烟滚滚，战火绵延，伟大的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着一场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贪婪和嗜杀成性，觉醒了的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奋起反抗，浴血奋战。

也就是这一年，一件极其偶然的文物考古发现，不仅轰动了抗战陪都重庆，也让地处抗战战略大后方的青海省，在建省仅十三年之后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

这一年的四月，青海省乐都县老鸦乡的白屋子村，村民在取土修路时，不经意地挖出了一通年代久远的古碑。正是这一不经意的意外发现，揭开了河湟地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经学者现场辨认，这通高三尺三寸，宽一尺六寸五分，厚五寸一分的古碑是座汉碑。碑文刻字清晰，书体遒劲，额旁镂有螭文，碑额正中

清晰显现“三老赵掾之碑”六个篆体大字，碑身通体镌刻着一大段隶体铭文。对此，有专家描述道：“碑铭书体流长，端厚雄浑，艺术精湛，兼有《张迁》《华山》《校官》诸碑文之长，是汉隶中弥足珍贵的佳品。”更有历史学家称：汉碑“文制典重，浑穆道美，体制书法，酷似蔡邕。”

这一惊人的文物实物发现，立刻在抗战陪都重庆引起轰动，学界人士研究、考证和思辨的文章，屡见报端，皆呼：这通汉碑，碑文有补汉史，纠正“伪作”的价值，是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的文物实证。有人甚至借以指证，认为长期为历代史学家视为研究汉史佳作的《赵壮侯墓表》，竟系托伪之作。有鉴于此，陇上著名的书画家范振绪先生，为汉碑的出土地绘制了一幅“老鸦峡山水图”挂轴，旋即，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为挂轴题跋，曰：“百里田畴尽，千林果树滋。老鸦峡渐近，先问赵宽碑。”

这通汉碑出土后不久，即被青海省图书馆收藏。所憾的是，1950年的一场大火，竟使国宝毁于一旦，只留拓片，这不得不让人扼腕叹息！

一通汉碑，何以引起学界的轰动？

螭文古碑，何以现身湟水谷地？

秦篆汉隶，记述着一段怎样的故事？

.....

出于对汉碑铭文的兴趣，作者一时乘兴，胡乱涂鸦，班门弄斧，演绎出碑主人赵宽的一段故事，以飨读者。

第一章

河湟战云

一九四九年秋，正是河湟地区最热闹的时候。在湟水两岸，从西宁市到海东地区，到处是解放军的小分队，他们正在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在湟水两岸，从西宁市到海东地区，到处是解放军的小分队，他们正在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

湟水的一股小流经过这里，静静地流着。湟水的一股小流经过这里，静静地流着。湟水的一股小流经过这里，静静地流着。湟水的一股小流经过这里，静静地流着。湟水的一股小流经过这里，静静地流着。

战马如飞，尘土飞扬，这是小分队的战马。战马如飞，尘土飞扬，这是小分队的战马。战马如飞，尘土飞扬，这是小分队的战马。战马如飞，尘土飞扬，这是小分队的战马。战马如飞，尘土飞扬，这是小分队的战马。

已经是初秋季节了，湟水两岸的谷地、山坡和森林已经披上了金黄的秋装。已经是初秋季节了，湟水两岸的谷地、山坡和森林已经披上了金黄的秋装。已经是初秋季节了，湟水两岸的谷地、山坡和森林已经披上了金黄的秋装。已经是初秋季节了，湟水两岸的谷地、山坡和森林已经披上了金黄的秋装。

从个在军中长大的战士，在战斗中成长起来，在战斗中成长起来，在战斗中成长起来。

一千九百年前初夏的一个清晨，天色微明，雾霭重重。一支轻装简行的骑兵小分队，借着丛林和浓雾的掩护，紧催战马，掠过湟水源头临羌县东南的农舍和田垌，沿湟水河岸的官道向东疾驰。

居中的一员小将透过雾气，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地形，低声斥令身边的兵卒加快行军速度，告诫他们这里以西是累姐羌盘居的地方，要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作战。

战马如飞，尘土飞扬，骑兵小分队的行军速度明显加快，官道两旁的农舍、树林和农田在眼前闪过。纵马疾驰的将士们，一手执缰，一手操持着刀枪，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士气。

已经是初夏季节了，湟水两岸的台地、山坡和山林已经披上了淡淡的新绿。随大军多次征战过临羌的小将赵孟长清楚，往年的这个季节，湟水源头的临羌县，草原上牛羊滚滚，田野里禾苗青青，凄凉委婉的羌笛声和娓娓啾啾的田歌声，传扬在赤岭上下、湟水河畔。

从小在军中长大的赵孟长，在威武的军营里，在羌人的庐帐里，

不止一次地听说过西王母和无弋爱剑的故事，也听说过先祖赵充国以七十六岁的高龄率部进入苦寒的湟中地，征讨诸羌，垦荒屯田，为大汉王朝开拓和经营这片土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从父辈那里知道，眼下的这一垅垅田地，就是曾祖经营湟中地时留下来的成就。然而，眼前出现的景象，却让赵孟长感到一阵心悸：汉人的村舍早已十室九空，惧怕战乱的人们在官府胁迫下，早已迁徙到西平亭以东的地方，辛勤耕耘了一二百年的田地荒芜了，一垅垅地疯长着杂草。山坡上、草地里，羌人的牛羊正在换成用于征战和杀戮的战马和刀枪。混居在汉人村舍附近的羌人，已经悄悄地迁往深山峡谷和草原深处。除了妇女儿童和老人，凡是能骑马打仗的青壮男子，都被部落首领编入战斗部队，准备随时投入到一场血腥的杀戮中去。

目睹着眼前的景况，心事重重的赵孟长咬咬嘴唇，若有所思地沉吟着，两腿一收，胯下的战马跑得更快了。

连续几天的轻骑侦察，将士们经历了死一般的寂静和凄凉，几次差点陷入羌部的重围，战斗、杀戮、血腥、死亡……这些充满着恐惧和惶悚的词汇，时时刻刻在他们胆怯过、恐惶过也激奋过的脑际里闪现，挂满尘土的脸上随时现出凄惨而又悲壮的神色。

轻骑经过一阵疾驰，一个小校舒口气说：“这下好啦，总算到了峡口了。过了峡口就是西平界，我们终于安全啦！”

赵孟长眉头微皱，严肃地说：“危机还没有过去，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告诉将士们，我们是孤军深入，峡口地势险要，极宜设伏，严防敌人伏兵，做好战斗准备！”

说着，赵孟长挺枪催马向峡口驰去。轻骑走了二三里路，刚要接近

峡口，突然，峡口一侧的斜谷里冲出一群羌兵，狂叫着朝他们冲来。顿时，峡谷里杀声四起，骑兵小分队的将士们纷纷亮起兵刀，向羌兵杀去。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搏杀，骑兵小分队只有四五十人，而潮水般涌来的羌兵至少也有三四百人，而且惯于游牧狩猎野性十足的羌兵，个个凶悍无比，勇猛无惧。看来，要突破敌人伏兵防线，要进行一场殊死的拼杀。

狭路相逢勇者胜，身处险境的赵孟长一马当先，一杆亮银枪上下飞翻，神出鬼没。兵卒们见主将神勇威猛，顿时气士大振，奋勇向前，似猛虎冲入羊群。一时间，马蹄腾腾，刀光闪闪，整个峡谷成了一片血肉横飞的屠场。此刻的赵孟长，面对蜂拥而至的羌兵，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大丈夫无以生还，当以战死疆场，鞍马裹尸，何等壮哉！只可惜，这次侦察的任务还没完成，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还没有向父亲禀报，更重要的是，自己不能在将要爆发的大战中和父亲一道冲锋陷阵而感到遗憾。

峡谷里杀声震天，将士们冒死拼杀，这时，赵孟长感觉到哪儿不对劲，他定神一瞅，这才发现蜂拥而至的羌兵，除了作战勇敢，无惧无畏外，手中的兵器却只有竹杆木棒，身上也没有防护箭镞和利刃的盔甲。轻骑突入羌阵，犹如虎狼驱入羊群，几个悍勇的羌兵立即被砍倒在地，周围手无利刃的羌兵呐喊着竟不敢趋前。赵孟长眼前一亮，立即吩咐部下抓住时机，冒死猛突，杀出重围。

赵孟长冒死拼杀虽然取得成功，砍倒了几个羌兵，但羌兵仗着人多势众，振作精神，又凶猛地扑来，用竹竿木棒朝他们乱打乱扫，和他们纠缠在一起。经受过无数征战和严格训练的汉军，猛地被这阵势打懵了，稍一愣神，有几个士兵挨了打，差点坠下马来。赵孟长一看情形危急，

忙把大枪一挥，连着挑翻几个羌兵，稳住阵脚，又组织将士奋力进攻。他身边的那位小校也满弓疾射，射杀了一个羌兵首领，才使得羌兵乱了方寸，汉军轻骑趁隙杀出重围，待羌兵追赶时，他们已经跑出一箭之地。

这次遭遇战激战一个多时辰，骑兵小分队战死四人，十多人受伤，还有两人失踪。赵孟长心里明白，今天幸亏遇到的是羌人临时拼凑起来的，既无利器，又无战斗经验，否则，他们能否突出重围，只有天知道。

赵孟长重整队伍，继续沿湟水朝下游奔去。

广袤而神奇的河湟大地上，世代居住着一个古老而强悍的族群——和中原华夏族有着共同的先祖和血缘的族群——羌人。

相传，远古时期，天地洪荒，洪水泛滥，生灵涂炭，人们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为了拯救自己，勤劳勇敢的共工氏部落，奋起与洪魔展开顽强的搏斗，他们掘平山丘以为村舍，填平泽国以为耕田，疏浚河道以归湖湾，消除了水患，人们过上了富裕安康的生活，共工氏一举成为治理水患的能手。后来，大禹治水，共工氏的后裔们又成为他的左膀右臂，协助他采用“高高，下下，疏川，导滞”的妙招，始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治服了洪水，三苗才得以有安身之处，留下一段千古佳话。

共工氏和夏禹一样，也是古羌人的一支。

到了春秋时期，河湟地区出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爱剑。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天下纷扰，立国于渭水流域的嬴秦，也不甘于偏居西北一隅，一面兵发中原，欲图称霸；一面又兼并山戎，开土拓疆，提升国力。秦穆公主政后，采用谋臣的建议，大举向西扩张，吞并许多戎族部落。大部分戎族东进，逐渐融入中原，只有居住在渭水源头的戎族部落，

在首领爰剑的带领下，和强大的秦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因寡不敌众，戎部战败，爰剑也为秦军俘获，带到秦国作奴役。

后来，爰剑从秦国逃出，经过无数艰难困苦和秦军的追捕，流亡途中结识浪迹天涯的剋女，遂成夫妻，来到羌人聚居的河湟谷地。那时候，河湟地区人烟稀少，猛兽出没，十分荒凉，羌人部落主要从事狩猎活动，很少农耕，生活艰苦。爰剑夫妇来到河湟后，将在秦国学到的农耕技艺和经验传授给羌人，使羌人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爰剑也成为羌人爱戴的首领。后来，爰剑所在的部落一天天强盛起来，在众羌人部落中称雄，他的子孙也世代都担任部落的首领。

对于河湟羌人的兴盛，史学大家班固在他撰写的《汉书·西羌传》中写到：爰剑之后，他的曾孙“恩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恩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各诸侯国逐鹿中原，战火燃遍燕晋齐楚，称雄西北的秦国志在吞并群雄，统一天下，无暇顾及河湟羌部，爰剑的后人们便有了一个较长时期的休养生息的机会，经济发展，人口猛增，势力强盛。

及至汉初，日益强盛的诸羌部落，面对强敌的威胁，和北方的匈奴，西进的汉朝三足鼎立，逐鹿河湟，在广袤的河陇地区演绎出一幕幕旷日持久，威武雄壮的历史大剧。

二

在波涛汹涌的黄河两岸，大小积石山迤迤起伏，宛如两条巨蟒奔腾，

葱茏郁茂的林蟒犹若黛色的云霞，遮蔽着张扬的龙爪。黄河咆哮，一路狂泻，势若破竹，以蛮荒神秘的姿态横陈在高原的深谷幽峡，寂静得只留下禹王治水时的遗迹，勤劳质朴的爱剑子孙们，在这片蛮荒的土地上披荆斩棘，拓荒辟地，渔猎耕织，繁衍生息。

黄河奔腾咆哮，积石高耸入云，眼前的景象足以让人惊心动魄。

黄河右岸一条布满荆棘和碎石的山峡小道上，汉军小将赵叔宝，正率领一支五六十人的侦骑小队，朝峡谷的深处潜行，一路上忽高忽低地传来将士们的谈话：“我们过河已有四五天了，怎么连个羌兵的影子都见不到。这样下去，我们怎么向老将军复命哩？”

“是啊，都说牢姐、白石羌部蠢蠢欲动，图谋不轨，可怎么连日来见不到他们的踪迹？难道说他们有什么遁地之术，能够避开我们的侦讯？”

“这很难说，这里地形十分复杂，有利于他们隐蔽，疏漏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

“叔宝将军也这么说，我们要有耐心，谨慎小心，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这还用说，你我搞侦讯也不是头一回了，这些常识还是有的，你就放心吧。”

“这还不错。哎，我估计，今天该有些收获了。”

“为什么？”

“你没听向导说吗，这一带是羌人经常出没的地方，要我们提高警惕哩。”

“我倒不这么认为。这白石羌过去让我们打怕了，早就俯首称臣了，

哪里还有胆量轻举妄动，那不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吗？”

“这话不对，白石羌不敢妄动是可能的，但不至于躲起来啊。依我看，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我们保持警惕是对的。”

“这话有道理，我们是该……”

将士们低声议论着，情绪十分激昂。赵叔宝没有参加他们的讨论，一个人凝目静思，梳理着这些天使讯敌情的经过。

赵叔宝率领的侦骑小队，是坐镇破羌的护羌校尉假司马赵孟元将军，在大战来临之际派出的三支侦骑小队中的一支，侦讯的方向是黄河南岸牢姐羌居住的白石地方。

这次率轻骑侦察，血气方刚的叔宝颇有些踌躇。从军数载，叔宝在历次大战中除了押运粮草，补给后勤之外，几乎没有亲临前线的机会，这对武艺高强的叔宝来说，多少有些遗憾。如今，率队侦讯，他总算有了一次统兵上前线的机会，说不定还能和强敌相遇，进行一番殊死的拼杀，斩杀几个羌兵羌将过把瘾哩。岂料，踏上征程他才知道，他要去的方向，是牢姐羌世代居住的枹罕白石，这让他兴奋之余颇感失望。

世居白石的牢姐羌，原是河湟先零羌的一个支系别种，他们的血管里同样流淌着爱剑的血液，向以彪悍、凶残称雄河湟。武帝元鼎以来，大汉扩土拓疆，经略河湟，牢姐羌曾数度与别的羌部结盟，举事反汉，对朝廷的治羌方略形成很大的威胁。后来，护羌校尉倾金城、陇西之兵力，对反汉羌部反复征剿，牢姐羌屡战屡败，元气大伤，只得归顺大汉，被朝廷安置到枹罕的白石一带，成了守卫边塞的“保塞羌”。多年来，汉王朝对西域匈奴用兵频繁，为解决兵员和军资，他们强迫羌人从军，组成“羌骑”，四处征战。又强征粮秣草料，充当军需，羌人受尽欺压盘

剥之苦。牢姐羌在官府和汉军的桎梏下，逆来顺受，俯首称臣，甘作顺民，身上早已没有了草原民族的凶悍和恃勇，有的甚至定居农区，当起了耕田郎。

赵叔宝不明白，这样一个趋弱的部族，为什么还要如此兴师动众，严加防范呢？时时刻刻挺枪跃马喋血沙场的他，对这场几乎没有什么风险煽不起激情的侦察活动深以为憾。

赵叔宝率轻骑深入白石境，在羌人部落连着侦察两天，沿途所见，一切如他所料的那样，宁静的草原，幽静的山峡，还有那些欢腾的毡房、村寨，完全沉浸在祥和的气氛之中，看不到一点异常情况。山间草甸上，牧草青青，牛羊滚滚，美丽端庄的羌妇们唱着悠扬的牧歌忙碌着。山脚下，已经过惯了农耕生活的羌民，和汉人一道，忙着在农田里除草浇灌，操持庄稼，除了服饰上的区别，这些羌民对农活的娴熟，一点儿也不逊色于汉人。可奇怪的是，和山上草甸里看到的情形一样，在农田里干活的都是一些女人。

见不到羌兵甚至见不到一个羌部的男人，这让赵叔宝大惑不解，他又连着派出细作深入侦探，并找来当地几个汉人探问究竟，但结果仍然是一团迷雾。这天，轻骑小分队终于了解到，黄河南岸附近的峡谷里有羌人活动。于是，他便命令轻骑小分队隐蔽潜入峡谷，想在这里搜寻到羌人活动的踪迹，以获取有价值的情报。

将士们把战马隐蔽在峡口的树林里，悄悄地潜入峡谷，攀上崖头，向下窥觑。

这是一个葫芦形状的峡谷，峡口处宽不过四五十步，危岩峭壁，乱石遍布，可越往里走越宽，到峡谷深处竟现出一片能容纳千军万马的开

阔地。叔宝观察到里面还就是聚集了几千羌人，确切地说，是成群结队的羌部男人，和他们的帐篷、马匹。这些羌人着了魔似的踏着羌笛和号角的节奏，尖叫着，狂舞着，围着场地中央一个土夯的祭台狂欢。祭台上，除了三牲祭品和祭起的图腾，还有几十个头戴面具的舞者。这些舞者戴着狰狞的面具，穿着奇异的服装，踏着鼓点狂舞着，嘴里发出一阵阵古怪的声音，整个祭台充满着神秘、诡异的尘嚣，荒蛮之声不绝于耳。舞者荒蛮遒劲，周围的人们膜拜虔诚，整个峡谷里充斥着剽悍、威猛、刚烈之气，又隐约地透出一股阴森森的杀气和血腥。

赵叔宝隐蔽在一处山崖上，居高临下，对祭祀的人群看得一清二楚，虽然他听不清这些舞者和他们的膜拜者们在说些什么、干些什么，是何用意，但他心里明白，这是羌人们在进行傩祭——一种古老而隆重的宗教仪式。而且他更清楚，那些被称之为巫师的舞者，在神鬼附体时对膜拜者所产生的巨大魔力。

看到眼前的一幕，赵叔宝心里一沉，仿佛感觉到有什么不对，一丝阴影笼上心头。

在民间，举行祭祀活动原来是件极寻常的事情，本不该大惊小怪。况且，来自远古的傩祭活动，不仅盛行于民间，当然也包括河湟地区羌胡部落，而且还是大汉王朝宫廷祭祀的主要形式之一。按照古制，为了驱鬼逐疫，消灾纳吉，每年的腊月初八，大汉朝举国上下都会隆重地举行傩祭，有些地方甚至演绎成为傩舞、傩戏，届时，民间便会传唱“冲傩歌”：

雷神坛里作证明，差个元帅显威灵。